

远涉山水的目光

□ 新疆 王新宇

我不是个有心的人。2018年8月,我因援疆要离家一年半,远隔千山万水。临出发进疆前几日,特意回家看看都已年过七旬的父母,告诉他们要去万里之外的远方工作。他们只知道新疆很远,但不知道和田在什么地方。由于我专门回家告诉他们,就认为和田一定是比合肥还远的地方。照例是那句我听了半辈子的叮嘱:在外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多给家里打电话,尤其是给远在外地读书的女儿打电话,不要和别人闹矛盾。

就在那次回家的饭桌上,我才注意到,父亲竟白发如霜,眼睛里已没有我记忆里的严厉;母亲腰疾多年,已经无法直立,耳朵也听不清我说的话,牙齿稀松吃不得硬东西。这两张因我工作后行色匆匆辛苦辗转而无从注视中老去的面孔,是我上学、工作的支撑,在复杂的世道人情中,不管有多少的不平和挫折,只要想起父母的面容,我都不会对来日绝望,让我依旧相信生活,按照自己的方式与人为善地在拥挤的人群中行走。

我的父亲是河南人。在困难时期,沿淮河顺流而下,一路乞讨。最终,在淮河湾的一个偏僻的村庄被收养。我的姥爷去世早,母亲姊妹三人被姥姥拉扯成人,受尽了生活的磨难。父母的结合,如同一个藤上的两颗苦瓜。也许今天的人们会说是前世姻缘等浪漫的际遇。而我知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们和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就是为了生存,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各种心酸在我幼年的时候有过切肤的感受。

几年前,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那里的很多事情都有我父母的影子。记得在写作时,我蜗居在一个寺庙里,夜深人静,那些文字时常让我泪流满面,几欲搁笔。就是在书出版后,我也没有勇气去重读。我们兄妹四个有幸都能走进学堂,后来因为难以承

担四个孩子学习的费用,我的二弟和妹妹中途辍学。我和最小的弟弟考上大学,父母总是对已经成家的二弟和妹妹心怀歉疚,说他们俩当年的学习比我和三弟灵光。这话我不信,但我知道父母的苦心,他们看着二弟和妹妹仍在土里刨食,心疼罢了。

二

半生走来,回忆起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时光寥寥。我初中的时候,不知是因为营养问题还是衣衫单薄,患了风湿性关节炎,每到秋冬换季或冬季严寒就会发作,不能走路。这种病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只要把膝关节内的积液抽出然后注射消炎的药水,回家静养即可。多少次都是母亲带我去邻村的郎中家。那时的母亲还有力气,有时看我走路太痛苦就背着。只记得一次下雪,母亲在风雪中背我,风直往袄领子里钻,脚下的雪瞬间和灰尘黏在一起,很是湿滑,我就让母亲把我放下来,她就是不肯,满头大汗地一直把我背到医生家。

初中在镇上,高中进县城。我都是住在校外,在熟人家的一间偏房内,自己垒灶,生火做饭。父亲总是在我即将断炊的时候,从家里送来母亲蒸好的大馍,以及米面和自家菜园的青菜萝卜。因地里的农活多,父亲总是来去匆匆。父亲骑着那辆老旧的二手自行车的背影,在县城那条种满梧桐的路上,从鹅黄的嫩叶初爆到硕大的黄叶随风飘落,一直陪伴了我三年的时光。若干年后,我经过县城,尽管城市疯狂的膨胀和改造中,当年我居住的小院已不复存在,但还是会到那条路上,踽踽凉凉,默然前行。

我被保送大学。离家的那天,一个小小的木箱几件衣裤,父母把我送到村口,母亲还想多叮嘱我几句,被父亲拦阻。这让我很长时间都以为父亲心硬。这也让我在后来的工作中,遇事能够自己处理,很少把单位的事情和他们说。只记得第一次要离开工作的机关时,我实在决心难下就回家征求他们的

意见。母亲在这种时候就不言语,父亲只是告诉我到新单位不要和人竞争。我纠结忐忑的心终于释然,而这种释然到今天依旧支撑我能够坦然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

我在合肥工作二十余年,两百公里的距离,父母从没有到合肥去过。我就选择回家。每到假期,朋友同事总是相约出游什么的,我多婉拒,但在家中呆不久又要返回。父母总是把我送出很远,有时也没有什么话说,他们总愿意陪我多走点路。女儿大了,上中学时要利用假期上各种补习班,我回家的次数就更少。再后来我有车了,一出村口,父母就不能再送了。那卷起的故乡尘土中,是否有父母哀怨的眼神?我不能想,一想,便愧疚满怀。

三

进疆不久时逢重阳,过去,对这个节我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即便是父亲节母亲节这样的日子,偶尔给父母打电话,我也照例只是问问田里庄稼的长势、亲戚们是否健康,而父母总以为我很忙,叫我照顾好他们的孙女,就急急挂断了电话,我知道,他们始终心疼我的电话费。尤其是母亲,父亲如果多唠叨两句,我就能听到母亲的抱怨:那么远的路,浪费孩子电话费。

重阳节的前两日,在驻地指挥部给父母打电话,因到万里之外异地工作的缘故,为减轻父母的牵挂之情,电话就比平时多了一些。不想母亲在电话中告诉我,我已经离家一个月又十九天,我一时默然。我很清楚,不识字的母亲是没有准确的时间季节概念的。一切都是靠长年累月的生活积累,何时播种、收割,添衣、收藏,自有她自己的历法,而具体到每一天基本上是要看天上的月亮和小镇逢集。一月零十九天,她是怎样记得的呢?虽然到驻地也就这么长时间,但跨越了八、九、十月,想到此处,不禁潸然。抬头,一弯新月在幽深的穹顶,清辉如水。

出访澳新

□ 合肥 日月

2009年5月30日至6月8日,我十分荣幸应邀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2009年中国图书文化节,之后赴新西兰,与维多利亚大学开展文化交流活动。5月30日下午,随团乘上一班飞往澳洲的澳航客机。飞机飞越东海、南海、太平洋、赤道,从北半球飞到南半球,飞行9个多小时后,于次日中午10时许,飞机徐徐地降落在澳大利亚悉尼国际机场,一下飞机,我们又转航前往墨尔本,参加第二天在中华书籍举行的中国图书文化节系列活动。

中华书籍,位于墨尔本闹市区。门店沿街开的,门前挂有十分显目的中英文标牌:China books 中华书籍。这一书籍是全澳洲一家专营中国图书的海外华文实体书店。书店从一楼大厅通过楼梯上到二楼,二楼营业面积约300多平方米,书架上摆放着上万种最新版本的华文书籍。有中国历史文化类图书,也有最新的中国文学作品,最多的是中医药方面的图书,还有中国各种画报、画册。中华书籍的创始人 Tony Mc Glinchey 是一位澳洲人,他的夫人是一位华人,也许是因为夫人的原因, Tony Mc Glinchey 先生十分酷爱中华文化。据他介绍,在澳大利亚,华人已成为澳洲的第二大人群,但澳洲的中文书店寥寥无几,除了他在墨尔本开的这家中国书店外,在悉尼还有一家华人开的书店,所以这两家书店都成了全澳洲学习中国文化的必去之地,也是在全澳洲传播和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同时,他的这家书店还成了全澳洲中医界无人不知的中医药宝库。

在中国图书文化节上,举办方还与澳大利亚新金山等知名汉语学校师生一起开展了“我最喜爱的一本中文图书”评选活动。新金山中文学校,是一位当地华人创办的,现有10所分校,学校建有自己的印刷厂、出版公司和中文书店。在澳大利亚的中文学校中,这一学校规模是最大。据创办这所学校的校长孙浩良说,他原先是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1991年移民到澳大利亚,他看到当地华人较多,很



多随父母来的“小移民”中文水平退化严重,特别是刚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孩子,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等差异,很难结交新朋友,性格越来越内向,甚至有些孤僻。于是,他就萌发了自己办一所中文学校的念头。刚开始筹办时,他就租一间房子作为教室,聘请几个朋友当兼职老师,就这样越办越大,现在不仅一下发展成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中文学校,而且还成为中澳文化沟通的桥梁。

参加中国图书文化节后,还应当当地华人社团的邀请,我们一行先后参观访问了堪培拉国会大厦、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凯恩斯大堡礁等,并与澳大利亚有关社团进行了文化交流。6月6日一早,我们一行又从悉尼飞往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与维多利亚大学联合举办对外汉语教学研讨会暨捐赠中文图书活动。活动结束后,我们又乘坐一辆大巴车赶往奥克兰,奥克兰位于新西兰北岛,是新西兰第一大城市,也是新西兰华人居住最多的城市。同时这里还拥有十分迷人而美丽的海岸风景,由于活动行程安排较满,我们一行无暇欣赏美丽的景色。我就利用午休时间,约上几位同仁一起爬上伊甸山顶部。这座山顶是奥克兰市区最高点,它不仅是一览奥克兰市区全景,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能领略到三座休眠火山口。

6月7日下午15时许,我们一行从奥克兰乘机返回,途经悉尼,转机飞往香港,于次日上午8时,又改乘东航班机直飞北京。虽然人感觉十分疲惫,但对我这个参加工作整整30个春与秋的人来说,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走出国门,远渡重洋,进行文化交流,推进文化走出去的一次有益尝试。

永远的海子

——海子逝世三十周年祭

□ 合肥 胡家春

一片田野拱隆的小村庄
一九六四 农历甲辰龙年
麦苗以飞龙在天的姿势生长
挺拔地举起在乡野的高岗上
远眺汪洋的远方
向往大海——龙的故乡
凭海临风 观海听涛
三月二十六 山海关也在澎湃
即使冰河尚未奔涌
也不是美丽爱情不再微笑的理由
即使飞翔遭遇风暴
也不是满目忧伤折断翅膀的借口
春暖花开的季节
决然驾着25圈年轮飞向传说中的天堂
去到比远方还远的永远
一无所有 除了诗歌 除了你
再没有夜晚能让你沉睡
以撕裂灵魂的方式告白
太阳 星辰 月亮 亲情 爱情 友情
也被撕扯得血泪迷离
抛却不齿的肮脏而欢乐 还有
你受伤的豪情
你说 来人间一趟要看看太阳
日落西山 你追寻太阳而去
太阳就成了你的一生
始终散发金色光芒
故乡的麦苗怀念似的疯长
年复一年 恣肆掀起青碧的波涛
绿痕过处 曾见风吹麦浪金黄
凭吊的人们
如若海子文化广场上散落的麦粒
孤独而坚定 神圣而虔诚